

哈依比诗选

戈宝权 孙 璋 卢 永译





恰 佑 比 詩 选

戈宝权 孙 璋 卢 永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封面画：叶 然

恰 佑 比 诗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82 字数3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1}{2}$ 插页2

196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27元

前 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阿尔巴尼亚有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大高涨的时期，即民族复兴时期。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有很大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近代的大詩人和启蒙教育家納伊姆·弗拉舍里的最有名的詩篇《畜群和耕地》、《斯坎德培的一生》等就写在这个时期。爱国詩人恩德烈·米耶达的許多反抗土耳其統治的重要詩篇，也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可以說，这个时期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了向敌人进攻的銳利的思想武器的作用。

安东·札柯一恰佑比，是继弗拉舍里之后，与米耶达同时的一位爱国詩人。他的詩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人民的斗争和願望，提出了当时

代的要求，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战斗的精神非常强烈，对当时反抗土耳其的斗争和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发展，都作了重要的贡献。

安东·札柯—恰佑比一八六六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舍貝村一个烟草商人的家里。“恰佑比”，原是他的故乡札哥里的一座山名，后来被他用来作了笔名。

恰佑比幼年的时候，在自己故乡一个希腊的学校读书，后来不久，就跟随着他的父亲离开祖国，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那里一个法国的学校里继续求学。后来，他又去瑞士研究法律。

一八九八年在诗人的创作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大诗人弗拉舍里。这次会见对他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从那时起，他就决心用自己的诗歌为祖国服务。

一九〇二年，恰佑比在开罗出版了他的诗集《父亲托莫里》。这本诗集以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给诗人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使他立时站到了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的战士和最优秀的诗人的行列里来。这本诗集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而且流传很广，几乎为阿尔巴尼亚穷乡僻壤的人们所传诵。

恰佑比为他的这本诗集，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在序言里，他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和祖国的语言的无限热爱。他说，“这个语言要把阿尔巴尼亚人团结和联合起来，并且要带给阿尔巴尼亚以自由……”这句话也同时表达了他对他的诗歌的使命的看法。

这本诗集里的火热的政治抒情诗，鲜明地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些诗以其鲜明的形象和朴素、生动、有力的语言告诉人们，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一个不畏强暴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就是这个民族的光辉的象征。阿尔巴尼亚人不要去为土耳其打仗，不要去为希腊人拚命，应该掉转枪口，效法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榜样，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这些诗告诉人们，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仅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才在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

教徒之間散布仇恨，挑撥離間，鼓動他們相互仇殺，阿尔巴尼亚人切不可上当，應該赶紧拋開无謂的宗教糾紛，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恰佑比的政治抒情詩強烈地号召人民起義，推翻异族統治者。

在恰佑比看来，祖国的独立和自由高于一切，为了它一切都可以牺牲。而达到祖国独立和自由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依靠全国同胞的团结，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他在《父亲托莫里》一詩里，借托莫里的口告誡同胞要相信自己，“不要再指望蒼天：蒼天本身就沒有支柱，为什么还要将它依靠！”哺養阿尔巴尼亚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地。

在恰佑比的政治抒情詩里，还有一种响亮的諷刺和詼諧的調子。在《苏丹》一詩里，土耳其統治者簡直就是一头畜牲，可是这个野兽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到处都会遇到憎恨的目光和复仇的烈火。在《上帝的事业》里，他对上帝也加以奚落。上帝創造了这么多好东西，可是創造的坏东西也真够多，特別是还創造了个“波尔达”——土耳其

帝国。

恰佑比极其憎恶土耳其帝国的封建統治，向往着祖国美好的未来。他在《七月》一詩里，透露了自己的理想：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法国革命。这当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但他对资本主义国家也抱着批判的态度。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中，他要人們不要对英、法、德、奥等国的帮助存在什么幻想。在《埃及》一詩里，他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恶果，进行了譴責。而在《一封信的片断》里，則对被侵略者反抗侵略的英勇行动，寄予了热烈的贊揚。

恰佑比除了写詩以外，后来还写剧本和寓言，翻譯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他在一九一〇年写的剧本《死后》中，对当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和全民利益之上的代表人物、对仰人鼻息的假爱国者，都作了有力的諷刺和鞭撻。

他坚决譴責祖国的叛徒。他认为背叛祖国、出卖人民、淪为帝国主义走卒的民族敗类，是阿尔巴尼亚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他是在一九三〇年死于开罗的。他在去世前給朋友的一封信里說：

“在这些奸賊面前，我是絕不示弱的。我要为阿尔巴尼亚的福利而揭发他們。我要为这个目的而写作，一刻不停地写。”

也因此，恰佑比的詩为阿尔巴尼亚反动派所不容。二十年代卖国的卓古王朝，就曾千方百計地阻撓恰佑比的詩在人民中間传播。

一九五〇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曾在全国范围内，为民族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家举行了一次广泛的紀念活动。这些古典作家当中，就有安东·恰佑比。恰佑比的战斗的詩篇，重又在人民中間流传起来。

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重視这位爱国詩人的創作遗产，以及他对祖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貢獻。一九五八年七月，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界把詩人的遺骨从埃及运回，隆重地安葬在紀洛卡斯特城。阿尔巴尼亚人民議會主席团还追贈給恰佑比一枚一級“自由勳章”。

我們現在出版的这本詩集，将帮助我国讀者了解我們伟大的兄弟——阿尔巴尼亚人民过去所

进行的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和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斗争传统。

译者 1964年10月

目 次

前言.....	1
两句话.....	1
父亲托莫里.....	5
祖国.....	10
阿尔巴尼亚人！.....	11
我們是在哪里诞生.....	15
阿尔巴尼亚的英雄.....	17
斯坎德培最后的遗言.....	19
苏丹.....	22
列庫尔斯让希腊人破坏了.....	28
母亲的哀怨.....	30
奴役.....	33
并肩前进.....	36

上帝的事业.....	40
納伊姆·弗拉舍里.....	42
祖国和爱情.....	44
贫穷和自由.....	52
我的乡村.....	54
土地.....	57
埃及.....	59
一封信的片断.....	62
七月.....	64

两 句 話*

今天刊印出的这些詩歌，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写的，就是要证明阿尔巴尼亚語言，也是和其他各种語言一样的一种語言，也許还要优美些。假如我們不善于好好地用这种語言来写作和讲话，那就是說，我們不願意学习这种語言，而在这一方面有过錯的，是牧师、毛拉^①、教堂和清真寺，还有土耳其的政府。但是最大的过錯，要由那一批阿尔巴尼亚人来担負，这批人信賴外国人，把自己出卖給外国人，甚至还想把阿尔巴尼亚也出

-
- 这是安东·札柯一恰佑比为一九〇二年在埃及开罗出版的詩集《父亲托莫里》所写的序文。其中写出了詩人对祖国和阿尔巴尼亚語言的热爱，也写出了詩人对詩歌的信念。

① 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呼。

卖掉。

某些脑筋迟钝的人这样问：“什么是阿尔巴尼亚语言？”阿尔巴尼亚语言，阿尔巴尼亚的弟兄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的语言；这是我们在摇篮里从母亲的嘴上听来的那种语言；这是使我们祖国光荣不朽的斯坎德培和我们祖先们的语言；这是伟大的诗人纳伊姆—别伊^①的语言；这是象蜜糖一样流淌着的语言；这是在布鲁塞尔、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印刷出版的美好的报纸的语言^②；这是“复兴”社和“知识”社的语言^③；这是在意大利等国的阿尔巴尼亚团体的语言。

难道所有这一切不足以证明我们有优美的语言吗？

但谁要是被金钱所收买了，

① 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和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者。代表作有长诗《畜群和耕地》和《斯坎德培的一生》。别伊是中近东国家对尊贵的人的称呼。

② 指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侨民在国外出版的民主的和爱国主义的报刊而言。

③ 指当时为民族复兴而斗争的启蒙运动的团体。

就是用德行也說服不了他。

这本书，按照它每部分的使命，分成三个部分：(一)祖国；(二)爱情；(三)眞事和假話。

也許，这本詩集写得不够好，不够美丽，但它是由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用整个的心写出来的，他除掉願望祖国和阿尔巴尼亚語言繁荣昌盛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必須为了祖国和阿尔巴尼亚語言，毫不懈怠地竭尽上帝所賜給他的一切力量去工作。有些人做得少一些，有些人做得多一些，——只是有一点，就是所有的人都为了阿尔巴尼亚在工作。

我請求我的同胞們原諒我在这里偶尔用了一些外国字。

当有需要的时候，要象所有文明国家做过的那样，不因为借用外国字而感到羞耻。可是有一点我們必須要求和做到的：就是大家都用同一种字母来写作。

所有为报纸写文章和写书的人，都必須聚集在一起，共同考虑統一的字母，考虑我們語言的进

一步发展的問題，这个語言要把阿尔巴尼亚人团结和联合起来，并且要帶給阿尔巴尼亚以自由……。

1902 年于开罗。

戈宝权譯

父亲托莫里*

我們的托莫里啊，你是天国的宝座，
是阿尔巴尼亚的悬崖耸立的神殿！
人民走来向你頂礼膜拜，
为的是想知道上帝的命令。
你看出了人們的心意，
那就回答我吧：我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們从前是勇敢的人民，
我們在战斗中无往而不胜。
我們的英勇举世无双，
一个共同的信念把我們团结在一起。

-
- * 托莫里山是阿尔巴尼亚南部最高的山峰之一，位于培拉特城的南面，高 2,480 公尺。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向把它看成是神明居住之所和祖国的象征，因此就把这座山尊称为“父亲托莫里”。